

浅析《远山淡影》中的不可靠叙述

陈梦凡

(西北大学

710000)

摘要: 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擅长用回忆的方式来讲述往事,在他的处女作《远山淡影》里,主人公悦子用回忆旧友往事的方式,将自己化身为自己的朋友佐知子和“悦子”,向读者讲述了战后在长崎的那一段往事,表现了她对女儿景子自杀身亡的内疚与自责。根据韦恩·布斯在《小说修辞学》中对不可靠叙述的定义“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(即隐含作者的范式)保持一致时,叙述者就是可靠的,否则就是不可靠的。”在悦子的讲述里,叙述者悦子的叙述显然是不可靠叙述。本文旨在探究不可靠叙述在是如何体现在《远山淡影》里的,以及在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下,隐含作者(即作品)的意图是什么。

关键词: 远山淡影;叙述者;隐含作者;不可靠叙述

引言

《远山淡影》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,小说以英国和战后的长崎为背景,生活在英国的日本女人悦子,借小女儿妮基回家的契机,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忆起自己战后在长崎的一段生活,她将自己化身为“悦子”和佐知子,以“悦子”的视角讲述了那段往事。故事里的佐知子和“悦子”是相对立而存在的,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二战后日本的两类女性,以佐知子为代表的是想要打破传统,追求自由的新型女性,而以“悦子”为代表的则是日本传统女性的典型,相夫教子,牺牲自我。在此,叙述者是悦子本身,在悦子叙述的故事里,佐知子和“悦子”(即悦子自己的两个化身)的言语及行为都是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,也不是隐含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给读者的,这个时候,叙述者的叙述是不可靠的,而读者和隐含作者形成了“秘密交流”的关系。

根据石黑一雄自己的观点,“回忆不仅由于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,而且是非常主观的东西,加入了人的情感和选择。石黑说:‘我喜欢回忆,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。回忆模糊不清,就给我欺骗提供了机会。作为一个作家,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,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。’”基于这样创作理念,作者用回忆往事的方式,通过悦子的不可靠的叙述,向读者还原了战后长崎的那一段生活,在那段日子里,佐知子和“悦子”都经历了苦难和挣扎,在面临抉择时,不同的价值观使她们做出了迥然的选择。

而隐含作者对佐知子和“悦子”的选择并不像叙述者那样做出了价值判断,因此叙述者悦子的叙述是不符合作品的范式(即隐含作者的范式的),也就是说叙述者悦子的叙述是不可靠的,而悦子为什么要采取不可靠叙述这种叙述策略,以及不可靠叙述是如何体现在作品中的呢?

一、佐知子的选择和“被不可靠叙述”

战争期间,当时只有五六岁的万里子在跑出去玩的时候,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幕,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孩子淹死在了河里,这样恐怖的画面给年幼的万里子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搬到河边木屋后的那段日子里,万里子总是跑出门去,并不断的说自己又见到了那个女人。“悦子”很多次帮助佐知子出门寻找

万里子,“悦子”追问的时候,她一开始也只是告诉“悦子”那是小孩子编出来骗人的把戏。后来,在她向“悦子”道出真相的时候,仍旧说“如果她今天晚上又说起这个,请不要理她。”

幼小的万里子经历战争,失去亲人,并且总是出现幻象,行为变得异常,而佐知子却一直回避这些问题。佐知子想的是赶快离开长崎,离开日本,开始新的生活。最终,她决定带着万里子和美国大兵离开。但是她知道万里子不喜欢那个美国男人,不想离开。佐知子和万里子的矛盾,在她不顾万里子的百般哀求淹死小猫的那一刻达到了高潮,她当着万里子的面淹死她心爱的小猫,就像当年那个母亲淹死自己的孩子,叙述者悦子这个时候将佐知子的形象塑造的无比冷酷,“那不是你的小宝宝,只是一只动物,就像老鼠啊、蛇啊。现在把它给我。”回忆至此,叙述者悦子的内疚和悔恨也达到了顶峰,于是后来,当“悦子”打着灯笼去找万里子的时候,“悦子”突然就变成了佐知子,她“破功”了,她无法再像讲述别人的故事那样继续讲下去了。

在悦子的叙述中,她将佐知子这个母亲形象塑造的极不称职,佐知子一直在强调她是为了女儿,但实际上只是出于自己的追求。叙述者悦子对佐知子这一形象的塑造,表达了她对佐知子的选择的不认同,即她对佐知子持批判的态度。而隐含作者,即文本本身对佐知子的行为是作为在两难境遇里,人在面临选择时,被撕裂开的“一半”来描述的,只是一种呈现,让读者去感受和体会,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,因此,在这里叙述者对佐知子的叙述是不可靠的。

二、“悦子”的选择和“被不可靠叙述”

在叙述者悦子的讲述里,“悦子”是佐知子在河边公寓唯一的朋友,佐知子一次又一次相信美国大兵的花言巧语,在一次她去找美国大兵回来后,万里子又不见了,当“悦子”得知她想要去找美国大兵时说到:“如果这是你想要的,那我真替你高兴。可是也许我们应该先找到您的女儿。”[2]P39从“悦子”的话里,可以看出她对佐知子行为的不满。她本身就是以佐知子的对立面而出现的,叙述者叙述出她对佐知子的不满,而叙述者也表达了自己对佐知子的不满,换句话说,叙述者是认同“悦子”的言行和价值观的,这种认同是悦子在景子自杀后悔恨的体现,她可能心里想过无数次,如果当初她没有执意带景子离开,如果她像“悦子”一样,选择留在日本,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正是带着这样的悔恨,她将“悦子”塑造成了正面的形象,“悦子”的选择和价值观得到了叙述者悦子的认同。那么,隐含作者又是怎么看待“悦子”这一形象的呢?

从悦子零碎的回忆里,能够还原出“悦子”当初的生活,同样经历了二战,失去了亲人,在长崎生活的她,嫁给了二郎,住进了新的房子,一切似乎都有了新的开始。这里,叙述者悦子显然极力想要证明“悦子”是幸福的。二郎是典型的日本男性,他认为自己每天尽职尽责的工作,赚钱养家,就是一个好的丈夫,也会是一个好父亲。他每天只是工作,和“悦子”缺乏基本的沟通和交流。他们之间的关系,只是在一起生

荒诞而幸福的局外人

——浅谈加缪的荒诞哲学

国璇

(山东大学文学院

250100)

摘要:1942年,加缪出版小说《局外人》,在法国文坛一举成名。主人公默尔索如“局外人”般游离于社会规则外,是加缪“荒诞”思想的最佳诠释。本文从《局外人》主人公默尔索入手,具体探讨加缪的“荒诞”哲学并思考其现实意义。

关键词:加缪;荒诞;局外人;默尔索

一、荒诞的局外人

罗兰巴特曾评价《局外人》为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,“表明了一种决裂,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”。萨特则说它是“荒诞的证明”,暗示了小说主题是“荒诞的世界”。《局外人》讲述了默尔索在荒诞世界中的荒诞体验。他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,似乎熟知世俗规则却不以为然。浮现在我们面前的默尔索,就是一个面无表情,冷眼旁观一切的形象。换言之,他主动选择成为一个“局外人”。

“今天,妈妈死了。可能是昨天,我不清楚。”小说开头是默尔索听闻母亲死讯后参加葬礼。短短的陈述句像是“零度写作”的风格,理性而冰冷。出殡时,当他人询问默尔索他母亲的年纪时,默尔索模糊地带过,因为他并不知道母亲的确切年龄。默尔索的非同寻常可见一斑。此外,葬礼的第二天,默尔索就和女友玛丽一起看喜剧电影,发生男女关系,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,也不免令人惊讶于他的冷漠和不孝。

默尔索在爱情中也表现得置身局外。当玛丽向他提出结婚

活,没有爱情。这样的关系,显然也存在问题。

隐含作者对“悦子”的态度和佐知子的态度是一样的,不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,并不想要告诉读者到底谁的选择是对的,而只是想要表达在那样一种两难的境遇里,人在面临选择时会将自己撕裂,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,或好或坏,因此,无论做出什么选择,也许都会留有悔恨。

三、结论

整部小说都是悦子零零散散的回忆,而她自己又说:“回忆,我发现,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;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,毫无疑问,我现在在这里的某些回忆就是这样。”即便是通过这样的零碎回忆,她也向我们娓娓道来了那段日子在长崎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是什么让她至今连回忆都要嫁接在他人身上才能说出口,又是什么让她至今都无法释怀。她一直躲在佐知子和“悦子”的身后,用回忆这种“不可靠”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往事,叙述者之所以采取不可靠叙述这样一种叙述策略,其原因是,在二战后日本长崎那样的一种艰难的环境下,无论是佐知子还是“悦子”,做出任何选择都是挣扎的。佐知子最终带着万里子离开了日本,而景子(即万里子)最后却自杀了,悦子认为自己该为景子的死负责,于是一直活在自责和内疚里。而“悦子”作为日本传统女性的代表,温柔妥协的她自然不能认同佐知子的选择。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女性所作出的两种选择,读者和隐含作者都是不能够完全认同的,也不是隐含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。叙述者在讲述过程里,始终在忏悔,她将佐知子对待万里子的方式描述的粗暴残忍,也通过“悦子”言行的衬托来表现佐知子的自私。而读者却能从

时,默尔索的回答是“无所谓”。并且,当玛丽问默尔索,如果有另一个女人提出同样问题,他是否会同意时,默尔索不假思索地表示:“当然会同意。”对默尔索而言,与“玛丽”或“安娜”结婚都没分别,因为他“无所谓”结婚对象是谁。默尔索的措辞像极一个玩弄女人又情商不高的渣男,因为他连哄人的话都不会说。这在当下男女间被甜言蜜语裹挟的社会中,显得很奇怪了。

因杀人入狱后,默尔索的表现和一般犯人也不同。在法官面前,他没有表现出忏悔。当法官以天主的名义让他悔过时,默尔索没有感动,反而觉得厌烦和可笑。在多次拒绝神甫而被强制见面时,面对神甫表现出的对天主的虔诚,默尔索只是冷漠,因为他相信杀人是犯罪,只会受到法律审判,所谓天主的救赎只是虚无。在基督徒众多的欧洲,厌恶、怀疑宗教的默尔索与众不同。

实际上,入狱之前,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出格,不认为自己是“局外人”,“我跟大家一样,跟大家完全一样”。虽然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没哭,但他始终像孩童一般亲昵地叫着“妈妈”,暗示了母亲的重要。庭审时,默尔索才开始真正觉得自己是局外人。“就像在俱乐部里,同一个圈子里的人相遇都感到高兴。我也弄清楚了为什么自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,即感到自己在此多余,有点像擅自闯入者。”“他们处理这个案件仿佛跟我无关。事情都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。他们对

文本中看出,隐含作者并不是在绝对地批判佐知子,也不是在赞扬“悦子”,隐含作者是想通过呈现这两个人物的不同言行和选择,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悦子在处于那种两难的选择下的痛苦。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观点,他认为当代社会已不可逆转地被各种生活信念和价值观念所分割,企图用任何一种宗教、人生哲学或其他全面性质的价值体系去统一社会都是不可能的,也是违反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和共识的。而现代人在多重价值观念下拥有多重选择时,被撕裂的痛似乎是无法避免的。也正是基于此,我们才说叙述者悦子的叙述是不可靠叙述,因为她的叙述和隐含作者的范式(作品的范式)没有能够保持一致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[美]WC布斯 小说修辞学[M].华明/胡晓苏/周宪译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7,10.
- [2][英]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[M].张晓意译.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,4.
- [3]申丹.何为“不可靠叙述”[J].《外国文学评论》,2006,(4).
- [4]尚必武.不可靠叙述[J].《外国文学》,2011(6).
- [5]李昆鹏.论不可靠叙述的文体特征——以石黑一雄《长日留痕》为例[J].首都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0年增刊.
- [6]刘玲.逃避还是直面——石黑一雄《远山淡影》中的叙事判断[J].太原大学学报,2015,(2).